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養吾齋集卷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膳錄監生臣程廷璋

膳錄監生臣嚴續曾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二十七

元 劉將孫 撰

題辭

鷺洲書院題辭

二文忠祠水後地闕今欲石甃坐磚布地公堂無力以
及此也吾徒承學各効力焉竊以古所稱鄉先生者社
而稷之孰為我語河伯分胡寧忍此坐既凜於欲側地
亦墊而不平柰何吾黨過之而恬然亦念何人建此以

遺我盍思自靖自獻以救其壞其頽使木石而有馮雖
水潦而無害不有先覺曷子弟而殖田疇豈伊異人猶
衣服之有冠冕興言及此能不慨然

安湖書院題辭

書院興歟有年敝於今極屋宇凋毀木瓦飄零禮器弗
存舊規僅在總侯興念主張重修辭以之陳助無不腆
竊以荊公記虔州學蓋嘗紀錢唐之賢侯安湖在興國
間今復遇成都之大守昔者詩書劍佩之所萃今而煙

塵風雨之僅存上漏下穿豈但赤白不鮮之漫漶東傾
西仆將見草莽漸至於榛蕪甃磚撒而閣道掀俎豆亡
而綿蕞陋亦欲新圖於舊復其如力絀而舉羸幸逢禮
樂文獻諸鉅公豈有棟宇儀物之不責亦既主張是綱
維是相與左右之經營之肯至他人勤乎是固吾黨事
也而况人生日用之賜敢忘木本水源之思其壞乎其
頽乎幾年於此苟完矣苟美矣先聖臨之

題屋率子

生平作客每逢下榻之陳蕃歲晚遷遊自愛卜隣之王
翰莫笑一區宅之立四壁可稱五湖長以待九州雨笠
風巾來不須於嘗識詩囊詞卷到相與以細論况吾廬
陵詩人之堂自我西昌歐陽之派然而盛心不能自為
力赤手何所於得資但有助草堂之人行即結鷗盟之社
他時題柱大版列名雲山雖無二頃田不知人間何處
有此景吾廬但得三間屋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疏文

修汀州路總管府題疏

郡治更新工役四集勞費百出廩給未完長汀附城大
家相望修辭勸相隨力助捐竊以新府賦工方千夫
之咸作修梁涓日乃二膳之缺供此非太守之私居是
乃一路之公宇凡在所屬宜一乃心既受君之祿者已
盡其勤凡食土之毛者當効其力自石以上聚少為多
彼浮屠老子之宮猶無不施此木本水源之地而況幾
何

銘

會心銘

聖門如天游者難言會心而唯非以是傳誰歟門者中路而問舉爾所知遂落議論於唯求道於道求心出玄入禪探高索深宛其當家名匪假借縱橫字義夫我不暇茲庭何為賓主言言師友學問談笑見聞理到意契怡然渙然道無不在合豈必賢本末精粗萬殊一理盡已於人推人於已言忠行信何往不行論公則定善著

則明當其有合於意云何天高地下所得已多惟其事
物有所間斷所以茲心德未充廣人生至樂無如相知
片言心同百念如遺是中熙熙一笑合志門外春風舞
零天地

觀善齋銘

孔明草廬管樂云慕相古先民周召伊傅鄉里少游東
家康成有天下士河嶽日星班馬詞章非德之奧河汾
大儒亦未聞道延陵子房世謂罕儔何許老人洗耳巢

由以古觀今以道觀世惟觀無涯惟善無既愈充愈有
更上更高顏舜何人萬古斗杓償金還車分謗匿怨過
猶知仁矧事之善他山攻玉范冠蟬緌以彼為資予豈
願之四端萬行皆備於我善信美大無可不可內虛其
心外取諸人經科史條往監來箴明辯力行四達無壅
芝蘭之香江河之湧善充美才於此觀省矢銘不多式
助雋永

硯銘

麟之角玉其帶泉為雲雲為海養吾銘之尚質礪乃大字之祥於此乎在

緝熙硯匣銘

石千年硯百年范金堅作月奩永寶傳丙辰元養吾言寶熙甄

響扇銘

清風脩然無德蘭池澹然無怨閒令熱客涼心笑代貴人障面揮塵不受塵汗轉暑不隨暑轉玲玲何許一聲

亦遣坐中驚見

峽山道院銅像玄帝銘

先天以玄後天以帝自北而南宇宙生意峽山端居諸
福畢至天清地晏人和欲遂

鐘銘

海潮三浴扶桑通鯨音鴻鈞千斤鑪八塞九地聲聞同
惡趣出離覺性充廣福之福來崇崇徧布施福不住功
乾清坤朗日麗空三千大千游天宮

贊

道統圖贊

光風霽月是曰太極散為四時各備其一橫渠之銘康
節之易何異何同孰得孰失黨論之作晚季學術中州
清談已矣何及道統依然青天白日

夫子孟荀揚王圖

天何言哉而况性命何善不善二說交競天祿草玄河
汾高擬紛然六經孰為夫子

司馬子長班范溫公圖

史著不刊爲有刑禍愚人多畏以蓋其情子長惜交可
曰不幸班生附竇并敗何恨蔚宗非望爲所可逃向微
作史亦害是遭不觀溫公富貴壽考千年金鑑是訓是
寶

題老列莊抱朴希夷圖

大道無言而五千文繇茲雄辯浩其如雲抱朴癡人百
術不效樂哉希夷尚寐無覺

祭文

祭祀靜得提舉文

維大德十年丙午六月十有一日廬陵劉某謹緘詞致
奠追哭於近故江西儒學副提舉靜得先生祝君庚兄
之柩前曰君來江西予適為客一時傾蓋四海肝膈初
驚見晚繼歎淹屈神交景景夢語歷歷數月相從每語
莫逆蹇守湖上間一相索徧視人情浩歎今昔會能幾
許長若朝夕見或無言睇但墨墨每得予文締玩嗟惜

常撫其坐云我媿色知君相期歲晏金石知君相厚文
字氣脉君之知我匪利匪力我不忘君何獲何得人於
知心固有難釋古今風流藉是不絕猶憶別君空江六
月如何聞訃亦復此月何人不老君若此厄何恙不已
君若此亟慨念斯人憂患何棘萍蓬半世春暉一息周
遭知己婉婉重席苦心攢眉曾不少適僦衣糲食服之
亡數所期何者百不試一明暢之文練達之識忠實之
心縝栗之質宜壽宜貴如此而嗇蒼天如何何奪之暮

翩翩旅櫬孤霜跋涉人生常理了未滿責君於交朋居
多厚德家貧誰恤子弱誰策蒼天柰何為此惡劇昨哭
子濟悲未離嗔又聞君訃頓足嘖嘖廼半月間失此二
益相知能幾相弃如瞥嗟哉予命俯仰孤塞哭君不克
幽明負負如此而訣尚期君兒天哀植立四方相逢如
舊我即君未必亡鑒此幅臆嗚呼哀哉尚享

祭譚梅屋文

維大德十一年丁未四月乙未朔越二十有二日廬陵

劉某赴光澤之任道經臨川郡江外謹專一力馳香茶
湯果之奠為文以祭於近故提學副憲梅屋先生譚公
之靈座其辭曰嗚呼東南盛事駕騫文場公於盛年疊
箭穿楊混闢云初捷步未易公如拾芥大府分貳憲部
掄材公為之魁轡雖未攬名已金臺學事提綱公再擢
長錦雖晝脫考久書上風盲雨怪鰲吐鯨驚公恬處之
旋而波平姦狙蠹蟻肘伏腋動公懸破之發必命中富
貴固然艱虞亦多使在它人碓搗磨磨用雖未至兩代

而遇歷比一時麟騰鳳翥人歆公福來備具宜我服公
識察微洞幾人推公材繁調劇順我得公神攬奇辨俊
文字過目賓客望知高下在心虛實莫欺名浮漫眩驚
挾罔售疏有意傾投或不受蕭灑之度見一室間園林
屢遷彷彿湖山清雅之好筆墨香奩高裁品目肯易與
馬飛翰照人吐詞必新望而知之無一點塵當歌對酒
傾蓋遇士沛然感之可使情死六十云壽五品既崇子
孫滿前何憾始終烏臺久剋禁苑如待胡不少延咄咄

怪事學粗必精見常亦殊更百千人覓是公無智周於
變憂過於事雖明使然亦病之以蹇余初見若平生驩
事公閩山不責以官四海襟期歲晚風致約公里居乘
興再詣重來六月異盼連旬臨汀來歸鄉節甫臨扳援
而起中道不意感公纏綿負公名義不屑為高夫豈不
能有懷知己慨然而興我跡不遑公興亦盡決公勇退
任彼浮論所不愧者天日此心西歸東返公病亦侵尚
期安和候問絡繹兩年一書知公倦客聞訃已後復迫

戌期一哀未展遊緋莫追舟行城下憶十五年昔馳而
見今望不前緘詞寫心中有苦淚未敢死公精神如對
嗚呼哀哉尚饗

祭總管府尹相公耐軒先生周公文

嗚呼庚子暮春別公而南再拜感咽公亦泫然去歲三
月得書如見楮尾諄諄近苦臂患未幾傳言何言不祥
屢至潛然悲涕且滂書來之日西江夢奠神交永訣俛
仰增慙今者聞問公塋吉文目斷南雲復此晚春身羈

薄宦坐負名義哀哭不赴會葬不至追惟先君托好齊
年地主州民收之烟聯綠野退居觴詠促膝鄰江停雲
書問絡繹孤也不天公歸言之執手一慟哀動道岐通
家登門青眼獨早斯文殊獎情素顛倒材之喪亡厚期
屬之負公無成留落於茲典刑文獻公去而絕後生何
仰公論何決公自初年落筆中書邊籌幕辦上客吏師
瑞陽叛卒知服清白廬陵耄倪世世戴德名尊南北思
著人心門生故吏傳次謳吟眇焉少賤敢誅長貴獨叙

平生以寄掬淚素車白馬遠想縈哀尚憐緘詞千里後
來嗚呼哀哉尚饗

祭蕭龍巖文

嗚呼四十年情誼相切之交憂患紛至終始如一日有
如我先君之篤於公者乎自少至壯且老遊從跋涉以
至於婚姻之好歲晏無間有如我之託於公者乎故聞
公之訃客語未絕而欲號夢魂期飛而屢斷有在於尋
常之表也計公之平生心曲固有鄉黨所未及詳家庭

所不及語而區區之不能忘者誠得之寂寞之相對鬱
悵之寤言回首舊雨渺其寥廓於是疇昔追憶而不可
以言極不語而相視於茫茫者亦至此而盡也江行四
顧俛仰歷歷携持經行往往陳迹懷扁舟之泛宅共風
濤之驚枕時物依然今古零落日月幾何蹇予獨在豈
獨談舊事之無人雖鐵石亦為之墮淚也嗚呼齋廬之
契鴈塔之題先君知公我不敢知獨惟親承龍集戊秋
公携長公江東兩舟憐我少狂日以綢繆我時十二何

與人事於所見聞志不敢墜天門剡上建安怪至夜雪
棹回逆旅愁對春風歸袞暑夕小樓蕭寺霜寒江帆割
眸太湖雪天共睡不寐夜中擁被耿耿睹記世事悠悠
雨雲翻手名成志遂竟亦何有所為撫今而感昔者惟
是敬通不遇之恨山公屢薦之情離合參差之多故輾
轉恩怨之相并渺一代之無誰知更百年而未易平也
自茲歸來掩關寂寂先君誓墓公亦堅壁東侯廬山南
訊丹碧尚期浮雲終見白日閒居忽忽嗟事咄咄希雍

妄察朱家疑執灌橫謗明汲直招繫永懷鄰牆爐灰共
畫塗窮綆短魚殃葵及所不媿者氷雪之心所不改者
松柏之色所可感者薺麥君子之傷所不忍忘者膠漆
風流之遂絕也嗚呼十年科舉孰不以高科為仕宦之
捷徑而公乃累於科目之高一命以上以受知丞相為
人生之至難而公若累於丞相之知人皆以門生之終
身累座主而公獨緣座主而累門生人惟患朋友黨與
貴仕之不多而公坐累於朋友者正以其貴且多雖其

所以稱於諸公聞於一時者微此累不足以致此名然公之
身事為何如也所可幸者歷變為中流之砥柱遲暮為
劫火之靈光山林優游之日長庶幾五福之來備繇是
信乎天道之良是而善人之見祐也然我之哭公獨感
念再世三紀之間曷不相頡頏於朝陽光霽之日而顧
因依於風雨震凌之衝蚤從公中年以哭長公又從公
踰七而哭幼孫師友之絃既斷骨肉之緣更短毋亦窮
人薄命所向災凶何每間於憂虞而遇人之艱難也則

宜其哭公之淚不自知其枯懸而思公之賜不自知其寸裂也於禮有之少不誅長顧我不言孰知其往且後之誅者常欺於其言類以為死不可復生我則異是獨復寫乎予情嗚呼他時造門短身策杖迎笑殷勤今日來庭素衣搔髮入境失聲山河寂寥棟櫓無人壹者五日聞公疾侵迫行問安欲別逡巡癯然細語執手諄諄何期千古僅隔浹旬視歛不及會哭不親永訣之憾負愧幽明惟公悉我諒我情真一語非心公猶有神舉卮

欲落公聞不聞尚饗

雜紀

論文五則

君實初在李應山幕為應山作失襄陽謝放罪表云雖

引繩必有絕處

原注用韓文張中丞傳後語其下四字今忘之

然龜玉毀於櫝

中是誰之過以此得名海上抱沉之節亦東南之傑亞

於信公云

原注海上力屈君實朝服抱祥興身沉於海

放翁當孝宗初政面賜第眷意甚渥以飛語罷連蹇二

十年晚除嚴州謝辭孝宗將倦勤引見慰以久別且云卿仕不遇才如此曷不著書傳後放翁謝表云明主思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於生前漢皇之念相如遺藁徒求於身後又云念其久別益寵嘉近侍之所宜勸以著書亦臨遣守臣之未有語意慷慨條達其人物尚可想見

陸雲西巖字景思晚避紹陵嫌名以字行為賈秋壑客秋壑自揚州改荆閬時渡江方急丁大全當國以詔書

逼迫不使入見而去賈有母遂居越上謝表雲西為之
其間云心丹如血寧希金印之時來髮白於水但覺玉
關之老去此猶四六家常語又云親莫親於君臣望長
安而不得見痛莫痛於母子懷後患而不得辭四句不
必用事造語流出骨髓感切痛快末聯云拜諸葛出師
之表惟有涕流上充國屯田之書願無中沮言外之意
事情感慨無不備見

中山閒廢中劉後村以龍圖學士舉自代表云今惟此

士可獨掌於絲綸每見其文欲自焚於筆硯中山時適遭彈謝啓云一人之毀一人之譽至宗工而論定千載之上千載之下舍吾道其安歸皆佳作也

中山極善剪裁全句為四六其改謝瀆山丞相遺表一聯云臣罪猶自知之人言亦可畏也瀆山名方叔其相業多可議罷相進丹劑得貶降未易措辭兩語殊宛轉深厚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二十八

元 劉將孫 撰

行狀

登仕郎贛州路同知寧都州事蕭公行狀

公諱宗大世為吉州吉水文昌鄉虎溪人虎溪望吉水南蕭氏相傳自長沙徙譜牒墳墓可考者既十二世貢舍科第自慶元至近年尤盛紹定壬辰峒寇起橫肆江湖間官軍不支獨敗於虎溪同義民論功授官兄弟

三錫命總幹公邁仕柳仕黃仕鄂受知賈忠肅王然俛
首右列非其志也刻意教子拳拳詩書為興門二子長
怡軒了翁讀詩李龍巖來新讀賦東西兩塾各致名士
極一時選怡軒皓首窮經龍巖入太學景定壬戌以賦
魁南宮至咸淳丁卯鄉漕詩賦交捷一門文物稱衣冠
盛事怡軒雖不達而二子表表聞於時吾先君須溪先
生銘之丹山翁樞密題其墓公怡軒次子也初試登仕
名南翔故字如翰丁卯以猶名貢于鄉字已習不復改

新居方山之下以方山表書室識不識知稱方山少與
兄南壽如山共師詩大宗幽廬蕭先生符與其弟惟清
廷直友頡頏同經中每鄉校試藝如深山沈紆蒼然欲
不可極公明徹流暢語必達其意往往各如其為人

原缺

王暎皆一時之秀時暘坡張監丞居中同默翁俞御史

浙稱

原缺

司遇知賞者必有以自異每榜帖虎溪二蕭姓

名班班先後繇是稱大小君者又不獨以鄉漕交貢為
盛也幽廬紹陵龍州魁本經廷直第甲戌而公兄弟丁

卯冬即居怡軒府君憂淹卹久之始試禮闈儻科不廢者其酸醎豈不與師友相望哉然干戈瀕洞中一鄉為樂土壹倚公為重書牕吾伊賓客雍容晏如平時季父伯氏掩關燕譽壹恃公為外拒東村西里潰決不可近輒談笑揮解之又無不以公為歸雖不獲蚤達於盛年而批患折難解紛補敝艱於平世什倍至元己卯舉能治劇授將仕郎廣州香山鹽司副提舉辛卯閩廣選開誦公才美者如指改授郤武路郤武縣尹兼勸農事前

舉者為今廣西廉訪使忍齋溫都爾公後用者則叅政容齋東平徐公也二公以無私聞海內其得於二公也不以私二公之舉而用之也有以辭於人而卻武之政之廉著於閩部足以不負知己雖不大試於當世而所為推擇論薦壹非有所馮依詭獲是則未嘗不遇也元貞丙申官滿歸隨得羸疾少豐腴玉表中因父喪毀病癯瘠累年長午食不下咽久始復常然卒以此疾不可起暨銓命下升同知贑州寧都州事循登仕階已不及

拜往卽武秩滿儒學提舉交舉以自代廉臺省闈熟公
名僉曰實宜選定而為有力者奪之去卽武總管趙公
德輝同知布哈公皆出今御史大夫門下皆稱蕭縣尹
可監察既大夫公入臺數數誦之尤惜公已死不能用
公天然爽朗遇事感激有不可回之勇而閨門肅睦依
依父兄之愛規矩折常退然無能重義惜交寒暑燥
濕有不可易之性而聞過必規見不可必急責委曲情真
語雖過而無敢怨事兄如父婉轉承意調娛消息柔剛

緩急旁通曲暢適得中和一齋對雨喘息相聞四十年
不異鸞諸姓日長大先廬偏仄更之爽塏執掌出入惟
母志是寧兄命是恭白頭兄弟未嘗有間言失色蓋死
而能使兄思之痛欲絕致病素鍾愛於母鄧夫人怡愉
膝下每熙然捃拾一笑奉慈顏之歡歲時問遺二舅雖
遠宦跡狎至待親戚以情愔時其不足而矜其不及以
是親者益親宗族外侮顧大體不肯坐視惟力所至或
以是及自累不悔于所行鄉人有爭惟其理所在以曲

直平之期於安靜不自卹疑謗公府徵需不謂力有在
已上者覬私薄供億必首倡交游當路勞費不憚非以
為已利已而衆共賴之亦不以為德或姦貪不得逞於
其人移怨興訛公田之禍勸農使者必欲繇公以根株
其族公力辨曰身已誣矣又以誣族且自為誣吾不忍
也族賴以免而身疲於責索蕭然若吾命適相值者不
追尤其端幾微先見洞識情偽而不恃智以防變周旋
倥傯壹以至誠待物而人亦不忍欺也小心博議唯是

之從不銜能以求勝是以纏綿造次風雨憂患而人不

之畔也甲戌章貢跡捕之獄丁丑

原缺

比雜揉之兵士辰

盡縛窟穴之盜叵測間髮酬應參差身

原缺

焉公內謀之

熟悉外不露於芒角因極控援以濟登茲今鄉閭生齒

烟火茂密第謂諸賢當日福澤未艾豈知其間伸縮開

闢危疑變化一埤獨勞有難言者哉固間以直情而見

議奉公而不見諒者矣然震撼擊撞雷電水火之交至

挺身不復顧又未有不以為難也紛紜蠶午未易縷析

而理解者片言雪釋又未有不心服之也其任理若可
憚其任事若何苦而為此然死之日知友痛之宜也未
嘗識面者亦喈且歎曰惜哉斯人鄉隣感之宜也並境
山谷之氓何與於休戚而亦悵然懷之曰吾無依矣惠
利未必足以相及而哀思之者愈遠而如新世故有致
身於公卿而無以見其父兄子弟者矣即其脩於身行
於州里可稱者如此復何以加焉初至邵武分司僉事
趙公弘道正苦治獄無可委因積二百餘起見公書生

樸素悉以屬之謾言十日必盡決果如期辦趙公清嚴
號難事獨喜公稱之不置自後郡有疑獄必以委一無
冤者有上官者祖孫居孫不可祖意乃復立其甥而訴其
孫不養未幾祖遇盜死其孫既誣服獄證具公自外歸
訊獄囚稱冤驗考信立出之盜久不獲咸謂乘快失出
憲府按治疑亦謂必得真盜乃可已迺有囚緣他事繫
間私許獄卒賄俾索諸一彭氏卒詣彭不見與恚掠囚
急囚怒罵彭曰是嘗邀我殺上官者遂質囚囚如言逮

彭彭服蓋實與知狀悉致之法則一府驩服屬邑建亭

僻在萬山間諸

原缺

不能以時傳至府歲分府僚一人往

泣之決先期輒等第

原缺

如干以待既至則視成受讞返

公受委吏怛惕無敢以例進視牘巧無一實乃躬閱別

白之深山父老始信法畫一可恃縣解為官軍所據無

敢撓拂之者寄治偃力爭復之新廳事繕獄戶民不

知役邑學燬且十二年衿佩蕭疎始至蹙然文風之不

振既捐俸為賞試示激厲復倡修學禮殿庠門既完既

美多出於私財政成民信則取戶版考正之先是賦籍
燬於兵歲科率高下積弊告訐繁滋公念官賦之乾沒
隱于民生之不易覈既得實寬分行之公私交利政不
求赫赫名同察他邑桀健為雄張飾外觀要譽一不以
動意懇款自好然歲饑勸分諸邑致訟訟者皆願得卽
武肅縣尹來其隱然動於人心者如此爪哇軍行諸護
送者奉頭竄獨卽武境上無譁前趙侯師友之親愛之
如故舊雖家事諮焉新馬侯悍鷙剽轢初政發硎獨公

從容風解稍裁霽其威公既去而馬亦逆敗其善於一
邑淺耳然而婦人孺子稱其廉吏民走卒諒其誠無賢
不肖知其公至今邵武之人遇江西行者問其起處猶
咨嗟嘆息曰好長官也以其鄉之人懷思之猶爾則其
施於官者可知已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公庶幾有焉公
長身聳峙疎髯明秀笑口連頤眉間無顰蹙意望其姿
宇知其為豁達人也遇分辦事情戟手極論曲折閎礙
理順氷釋暴驚降心平生為人多於自為惟疾惡別白

扶善良鋤兇惡不以後患易意顧非有心為之輕財周
急尤於人物具眼湖海之舊場屋之雅傾蓋終身窮交
厚望予取予求婉婉不厭有為之起屋者間或負負不
咎其忘已第我無愧足矣他時再見歡如初交素不喜
華靡衣服飲食取具寒饑止耐勞無倦居官戴星出常
過午始飯僮僕或饋公廨相失致後殊不怒奔馳期會
暮歸悠然供客草草酌杯酒道一日行事歷歷率過二
鼓乃睡精神不衰謙厚磊落遇兒童與語笑言俯就如

恐逆其意待僮僕不聲色而嚴撫接恩勤能得人死力
嘗有貧士與寇隣怨家縱指其弟牘既具而其人不足
也倉皇走館中赴公愬公憫然歎曰子何足以堪此立
召捕吏告之曰斯人兄弟豈寇黨哉計若所利者財耳
若得所願足矣揮袖予之退揖其人歸館其人彷徨出
數葉袖間曰吏不可虛也公曰使子有所費焉用我益
公死而其人始感泣自言至此他牽連比伍無辜絳誤
或耳目所及或坐客誦言辭鑿理折且捐費援出之者

又何可勝數也鄉村愚民或輕生以尤人毋論親疎第得之所聞必召其骨肉以禍福文法教訓辨告其愚不聽者為官誦之治如臯繇是鄉無尤死之患者十餘年公入閩而破家者有矣府公邑僚聞名願交終更不替既別愈篤壹由誠心平直忠告得失官吏賴之嗚呼任事難任鄉黨之事又難也處變難處世變之交愈難也當承平暇日讀書績文所學所志豈識兵間馬上轉側翕忽之故哉人之言曰才以用而見才則才矣而授之

非其用奈何若夫屹砥柱於涇渭亂流之衝濟激水於
山澤焚烈之日非其動悟捷出為圓機忼慨感變如移
神亦何能運之如臂指挈之如裘領達之邦也如在家
達之官也如在邦世又或自訾謂必不可為若公者亦
安往不可為哉生才之難難矣幸而有生且賢者其遇
合命也然百里之望一族之雋一時之標要不可謂非
其澤也施雖狹觀其事之有利害事雖淺要其力之有
難易公之存也高榦下枝森然林立但覺宇下之有餘

比而不知桂樹之為何功日月幾何宗門耆舊相隨凋謝渺其遽盡喬木懷易世之悲棟榱增無人之歎夫豈一身百年之哀而已哉或謂公之未生也鄧夫人嘗禱南祠有徵應故兄弟之終始皆一年相後先嗚呼其生也若有所為其沒而不忘也又若此信其有所自來矣生嘉熙庚子七月二十有一日沒於大德丁酉九月二十有四日年五十八配周夫人禮部侍郎直方諸孫淑慎有婦德母儀先七年卒子男二初韶州路曲江縣主

簿次復女二劉參鄧蘭孫其壻孫男四元孫二孫女四卜
以己亥十二月十三日庚申葬于里之高陂盤古離山
向子癸先葬二子泣且言曰先君無祿生平知己惟須
溪先生已不得一言傳千載乃三世之好姻親之誼幸
有所託願圖不朽將孫往歲辛未讀書龍巖西塾繇是
公與為忘年交又風簷雨檠談何不盡季弟晚為公壻
閩山游宦邵武接畛於公行事皆所睹記惟惜其發舒
不弘未有以昭明一世所為盡心與力之勤且苦者假

且得傳亦僅藉浮辭見隱志大人君子其忍使之不聞
顧斯文零落無所屬筆而使區區者承乏論著重悲斯
人之不幸然知公之悉無所可辭謹叙次反復存其梗
槩庶幾他日有名世者出發潛闡幽或有感於斯焉大
德三年十一月日謹狀

定光圓應普慈通聖大師事狀

定光圓應普慈通聖大師法名自嚴俗姓鄭氏泉州同
安人也祖仕唐為四門斬斫使父為同安令師生而奇

異年十一出家依建興寺契緣法師席下十七得業遊
豫章至廬陵於西峯寶龍叅圓淨禪師雲豁頓得法慧
歲修五載悟證具足繇是神通時現所至靈異離廬陵
過太和懷仁江中孽蜃江水暴漲即投偈淵中水落洲
出迨今稱龍洲遂行汀贛間擇地卜道場望盤古山作頌
誌三百年後一佛為法月去之至汀之武平睹梁山愛
其峯巒聽水聲甚適曰留遺後人頌亦作二百年後禪
關諾宋乾德二年三月入南安巖杖錫駐焉書偈云八

龍歸順起峯維虎嘯巖前左右迴好與子孫興徒衆他
時須降鶴書來憑高遐矚見十二峯列巖右復作偈曰
天柱落龍飛堆金積玉歸一巖獅子吼十二子相隨乃
自誓曰如來猶蘆穿膝鵲巢頂然後成道我今亦願委
身此地證佛所證不者隕碎為塵初至巖數夕蛇虎交
至了不為動山神啟曰吾眷屬為師守此久師旣來吾
將何適師曰此荆棘荒穢非汝棲止山前地寬平吾為
汝卜居焉是夕鄉人咸見秉炬負載老幼扶携自巖而

出先是巖為巨竈窟宅呼為龍穿洞自是遷於十二峯
下為龍潭深不可測師遂留巖中巖有二洞窈窕虛曠
石張覆如簷宇下地砥平左角側聽若有風水瀕洞聲
中有小石室在洞右僅數尺許高可坐乃師曲肱隱卧
處東巖由左側旁通比正洞差隘而石龕結密師每燕
坐其間石柱中屹如枝如柱四環有類龜者龍者虎者
獅者象者猫者鼠者鐘者鼓者或蟠或踞或睨而顧或
攀而止或縣而侍大小彷彿各具意態中穿為天牕嵌

空明天光委照又東為小巖平行步級曲轉可直上
東巖之頂俯天牕而下瞰之西則復有西巖泉流無源
涓滴相繼是歲益旱不竭師盥濯取足於此因號端泉
師既即巖以居鄉人即為平夷聲確菟翳補闕運土覆
岡隱隱隆隆師種竹巖上冬月盤翠遶望紛披如獅毛
穆穆雨暘嗣續疾病妖孽趨禱奔赴師隨其因緣吉凶
善否已往未來無不忠告隱微畢露驚聳感動雲合輻
湊或懼其太甚師曰只消吾不語於是閉口不復言如

是者一年民有代巖院輸布者監官張倅睭閱布布中有師手札以白之郡守歐陽程謂為幻惑逮師問狀師至不言如故守倅益怒使褫其衣焚其帽火燼而帽不焦愈以為左道血澆蒜薰益之以火而衲縷逾潔乃謝遣使去師於是白衣而不褐如是者又三年乃復言然猶白帽道衣屈指擎拳終其身當時稱白衣巖主景德初南康波利禪師道場迎住山原缺年復返南巖大中祥符四年汀守趙遂良表其異勅下賜汀州武平縣石巖

院額為均慶又四年除夕為偈付囑侍者大詹小詹後
六日為八年正月六日申時入寂集眾云吾此日生今
日正是時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去來更
疑何事言訖偃右脇而逝年八十二僧臘六十五眾收
舍利遺骸塑像巖中熙寧八年守許當之禱雨感應初
賜均慶禪院開山和尚號定應大師至崇寧二年守陳
粹言白衣菩薩木雕真相紹聖三年於額上連眉間生
白毫百餘莖毫末各有舍利至四年面上右邊及後枕

再生白毫有旨加號定光圓應仍許遇聖節進功德疏
回賜度牒一道紹興三年以江西轉運司奏虔州南安
巖定光圓應大師於虔之虔化縣塔上放五色毫光驚
破劇賊李敦仁收復二縣乃賜普通二字乾道三年再
以福建轉運司奏汀州祈禱列上實蹟復加賜八字師
號為定光圓應普通慈濟大師嘉熙四年敕以師像留
州治後庵賜後庵額曰定光仍於封號內易一聖字云
師超邁奇特不為言語文字不以機鋒談說為道其說

心偈云萬法本無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
無今與觀音大士偈微異蓋悟入同也諸禱求者輒為
作偈語皆擺落文義幽贊隱奧不可以常意探索字亦
迥別不盡依偏旁點畫幾如梵葉貝書增減不測每偈
後必書贈以之中四字而投筆出口呼吸立應神於天
地而妙於陰陽其效驗不可勝紀最其所共傳者惠州
河源縣洲上有巨艦插沙岸祥符初南海郡僧造磚塔
叩於師曰此艦甚濟事然不可取願師方便師曰此船

已屬陰府矣僧再三懇請師書偈與之僧持往船所應
手拔出運磚畢事有巨商假之運米即為惡風漂去不
知所往嘗經梅州黃楊峽行渴求水土人曰無之師微笑
以杖遙指溪源溪遂涸徙流數里外至今為乾溪又嘗
化禪果院佛殿日既卜匠請曰材雖備而溪曲多山牽
挽數日方可達殆不能應期師往視之曰果然當奈何
迺以拄杖指山咄曰權過彼岸山即隨杖中斷時趙守
遂良聞師名延之郡齋結庵州後以為往來憇息地因

旱禱枯池曰勞師出水投偈而水溢名曰金乳取偈中語也有潭魚為民害亦投偈遣之趙守為請院額以此宋真宗皇帝嘗齋千僧對御一榻無敢坐者上命進坐一僧答曰此以待佛祖師從天牕飛錫往赴頃之白衣衲帽儒履結拳徑就此坐上問何來曰汀州復問何時離彼曰今早問守為誰曰屯田胡咸秩上異之齋罷命賜齋汀守臣至郡授郡守齋溫然如坐上者即奉表謝驗其日與齋會同當時御賜周通錢一千後雖久如新

鑄胡守以閔雨請師自巖中書偈付吏吏至郡雨隨至
胡歸朝歷歷言之自丞相王冀公欽若趙叅政安仁諸
公之贈詩以此他呼泉泉湧請雪雪作益不盡書當淳
化間師去巖十里許結茅廬以牧牛夜嘗有虎監之繼
遷牧於泠洋徑師住巖中一日倏云虎傷牛日暮報至
如言師至其處削木書偈厥明虎斃於路復有一青獼
猴為之牧居三年猴忽抱木死夜入夢乞名師與之名
曰金成王仍為之立廟趙守之請入郡庵也正對語次

蛙聞喧聽守意色不樂師迎謂曰易耳顧左右取磚石
誦偈投之自爾悄然師往來宿郡東橫版橋有沈安者
每迎至館宿因以蛙蚊喧聲為告師曰蝦蟆勿譁蚊蚋
別去應聲如言其遊戲物怪者每如此若其所自來者
則有證不誣南康盤古山波利禪師從西域騰錫開山
有泉從石凹出嘗有記云吾滅後數百年南方有白衣
菩薩來住此山井當湧泉已而穢濁源忽澄清而期適
及聞師白衣之異請主法席以應昔記師許之遂往江

有槎樁不知年歲每害人船師手撫之曰去去莫為人害是夕無雨而漲樁隨流逝及至山見井泉竭以杖立叩云快出快出中夜聞落泉濺屋之聲旦而湧溢有識者云盤古定光佛出則師之應世五百年前波利者知之矣先是汀有葉師慧寬得大禪悟號伏虎禪師道場在長汀平原山建隆三年示化與師相去五六十師嘗語云吾滅百年後伏虎師兄道化當行同吾利物及淳熙間郡守呂翼之曲從民志迎武平真相入郡後庵

以便祈禱均慶屢請還巖郡不能奪及行百夫輿之至
中途竟莫能勝復載歸郡則輕駛如初迺迎平原廣福
伏虎師像並坐而侑迄今延平臨汀所在精廬二師迭
為賓主必不相捨梅陽有魏師開山闢維之地生桐株
郡人雕以為像師嘗讚之如有舊故則師之一會有儼
然如靈山者矣此皆師未化前事也若其化後香火之
盛棟宇之崇其威光顯赫不可殫載巖介乎閩廣之間
前五里為梅州境幽篁曠野極目無居人寇盜之所出

沒然數郡士女結白衣緣赴忌日會肩駢踵接巖寺屹
然道不拾遺無敢犯者其默化陰隲有功於國益甚大
紹興戊午羅動天破武平縣入巖致敬其徒悉剽四方
所施珍玩動天者不知也夜夢師曰速歸吾物當有招
安不然即誅夷矣旦搜部伍中物悉以歸寺果受招而
散辛酉賊劉四姑乘勢入于寺內賊付監院僧永茂命
以醫療賊去茂以送官其徒大恨即縛茂期剖其心一
夕賊無不患赤目夢師戒責旋釋茂而去紹定庚寅磔

寇挺動犯州城勢迫甚于往時師已移駐郡治之後庵
賊屯金泉寺忽大雨水不可渡晨炊粒米不熟賊抱饑
以戰望雲間有師名旗驚愕奔潰此其見於禦捍表表
者他如起疫癘解冤詛盲者視跛者履獵者悔過機械
者息心夢寐胎嚙遷善遠罪起死回生無遠弗屆師素
慈悲廣大人與為緣有一農家相與結契指一柿樹曰
吾與汝契此柿無核若有核時吾契亦已故其存也無
小大皆稱之曰和尚翁親之也其後凡仕於此者或未

來而先見於夢或既去而事之如在其處南劍有陳秘
書膺為士時食息必禱迺其升天府擢甲科皆夢師有
所指示及兵變周其死事尤異廬陵西峯凡病而禱者
捧紙香上良久可得藥藥五色紅黃者即愈褐者緩黑
者不可為或輕如爐灰或實如粟粒此又耳目之近東
西州之遠所可證者故闔郡自示寂以來通稱之曰聖
翁敬之也自江以西由廣而南或刻石為相或畫像以
祠家有其祀村有其庵原師之神變恢漠至於不可究

詰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無言句可索而於村氓鄭安之事若露毫髮長汀農家有木牌上顯鄭安二字師所書也鄭本無嗣懇求於師師曰來年有之吾當命名如期生子作牌請師書名其牌以四寸木為之下一寸餘則以繫繩師題次歎曰何不大做其人曰不過二字師曰汝之子孫皆當豐富第壽不長其人請易之則曰此出汝心不可易也於是而萬法本於心之體於是贈之以中之用可槩識矣巖中境趣峭拔師之遺跡顯現不可

泯者有池可二畝許前無所來而泓澄深黠殆不可測
或謂師嘗出寺木於此至今冬夏如一無敢釣者或釣
得鯉則比比而來相次如貫不可絕必有風雷隨之腥
穢無敢觸有卒屠牛濯水次池沸湧歎溢旁皆地震池
下為石碓相傳師所造至今惟寺米則畚他則否所引
水則池水也至元丁丑以來巖當孔道鉅寇出沒寺悉
毀撤有比丘寶興來自龍濟重新如初舊向或謂其不
利宜改而歲月未協乃微改一字卜云吉寺以是日興

迨癸卯去吉向近會軍民官奉旨誦經咸集興公誦地
理家言衆論未決而卜宅者適自贛來乃枚以著筮之
一筮如卜者言謹然而定且大改為之當十倍於前有
巨石在法堂右正礙登陟數年前興欲擊去之纔意欲
之而未言也旦而視其上示履迹三一全而二半如印
印泥在頑石上類鑱刻然此則近年之章灼著明者也
其偈頌凡百一十七首二十二首乃親書舊有臨本及
章太守祈雪後庵禪床上字如生時筆山谷黃太史梁

谿李丞相皆有詩頌及記尤可傳將孫之先君子須溪先生之未生也先祖於西峯禱焉夢古佛曰我當自行且有他年宦轍來汀之約已而寤考夢及初筮擬汀教以母老闕遠不獲遂旋亦改教京庠及國學請倅補郡宜必得而宋鼎遷矣詎意後夢之六十七年將孫繇南劒教驛上之部暨成命下迺教臨汀會官且滿徑走巖下踐宿約長老興公於先君子為方外道契既俾之記新寺重為告曰古佛行狀舊不備有行程記尤俚感子

既於南巖有世緣宜改為之予也蓋不得辭顧傳聞於
三百年之後不能不借神通以寓諸形容者則於其跡
求之於其事言之而所可見者僅如是也是則予之陋
也若師之所為在世出世者師且不言筆墨文字何足
以識之謹因故記叙次記實不敢增一辭予以告四方
傳千載云爾謹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養吾齋集卷二十九

三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俞光豫

謄錄監生臣劉堦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二十九

元 劉將孫 撰

墓碑

唐珪神道碑銘

昔者夫子謂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才難之歎久矣謂其不能以相通也奮武略者短文治誇吏能者減風裁裕治辦者闕摩撫古今人物往往取節焉若乃拔兵稱於兵掌吏材於吏治課飭於課贊

畫郎省闈選表使一道牧分數路雖不獲光大其施於其所駁踐可不謂之通乎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士大夫晚節係縻夜行不休山林之士降志於垂老者尚多有之況於歷艱難致顯融年及而遠引不以謝事為名高則其過人也遠矣若蕩陰唐公德玉之行事終始可謂通才而有稱全名而能退者矣公諱珪世鶴壁人先有隱德翰林閣公子靜嘗碑之家故兵籍少獨喜書學史中統初甫弱冠代父詣軍曾賦築坊嚴服勤

而安之暨園襄任刀筆冒矢石不擇便自逸及臨安附
以調度供億積勞首選為臨安府宣撫司知事至元十
四年授將仕佐郎泉州安撫司知事十五年擢將仕郎
松江府判官十六年宣授承直郎佩金符提舉浙江渡
以例革改古田建安等處茶提舉仍金符未幾除福建
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十八年轉奉訓大夫同知泉州路
總管府事時四征不庭方行海外使傳徵調絡繹繁興
極力供億一不諉同寮規藉口它郡或競彼我誤裝遺

憲府稽實明揚特授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司簽事望
雲思親不待滿秩移告去歸杭優游湖山間日擇佳處
奉養為樂父善人也壽考康寧備子孫之福及其卒也
無疾家會飲樂至醉就枕儵然而逝人感歎公無憾奉
匱北還禮葬先隴房子山服闋久之元貞初授嘉興路
海鹽州知州州苦潮害擬建石岸不能就省命延天師
以禱正官當詣海投符咸懼之笑請行曰為民也何懼
遂登舟至洋天明氣清畢事而還吏民服其誠大德六

年授奉直大夫福州路總管府治中考滿至大元年陞
奉議大夫同知汀州路總管府事既拜命以七十不復
之任是年六月十三日以疾終于杭之寓舍明年九月
六日返葬先塋之左公忠實淳厚知無不盡功名皆以
勤力自致知己無毫髮微幸友愛諸弟每官滿傾歸橐
會賓舊奉親歡餘祿悉付弟不私蓄所居堂鄉先生扁
之曰萼韓唐氏佳話也輕財重義貧不能償者取券對
焚之有保定夏禹鄉者交素淺聞官三山請曰吾老無

子有弟客死三山二孤姪在焉公歸幸載之來杭及挈以歸則夏死於北矣撫之有加卒津給歸其母母亦已嫁次女許適張而死貯其聘資語張弟俾受而返之參差十許年竟妻以弟女不再納聘視薄俗以昏取贏者可一洒之也其遺事詎止此此其小者人猶不能及也官遊嶺海三十年毒癘未嘗侵絜善信所致家法整肅良賤千指無異言寬儉得中誠心信於人惜其篤讓不伐居官臨民之事不得而盡紀也雖然觀於所自致者

亦可以知之矣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初娶新安陳氏未及貴而亡再娶楊氏有婦道母儀子男五居仁居安通政院譯史居敬嘉興路嘉興縣學教諭居約居禮杭州路鹽官縣學教諭二女孫男五孫女二公之弟永州府推瑗博好文以公宰上之碑不遠紹介奉安陽梁梗之誌求文於閩惟是往來三山聞公之久又感於府推之所以相求者著而碑之無愧辭銘曰

雲雷經綸坏啟塾興智攀才附以莫不升文通武塞一

舉一廢孰能兼之君子不器顯允唐公奮自兵間吏牘
以閑幕議載參佩金護江江始定濟易符貳州州感寧
惠摘山課最宰旅升華征海選勞駕使者車何天不飛
瞻思親只終養稱懷榮哀生死海州石岸忠信安流閩
邦展驥上考奏郵崇階陞次於是八命拜榮謝退年及
致政得正歸全幾於知天福祿榮名俯仰浩然夢韓嗣
芳書香燾後善人之報愈遠愈有鶴壁崇崇房子維山
宰碑昭著千載靡刊

梅花阡碑

梅友王公卜葬於梅花南阡其孫銓寓書從吾友劉青
谷來致其父若諸父之請曰於乎遠矣四方之為子以
不能得須溪先生誌而悲者于是十年矣而先人交往
之久也吾兄弟繼見之私也大懼來者無聞知倘一言
揭之宰上之阡而來者曰宿昔先生之所與也載其賞
激論議于此猶先生之賁諸幽也雖誌表若已具敢重
介以請曰青谷語予行且弔梅友予淒然出涕而唁以

書寧再世之舊是為亦慨然斯文斯世至是公而餘幾也微再三之請猶欲願托筆墨以寫予哀況孝子順孫之所為勤嗟夫古今功業名譽隨時變滅惟師友文獻因依映發相興起而長所謂風流之繫人心者固如此也即梅友之善於身行於家不過于時易世之恨其孰不然廼所為不泯有在此不在彼者不可以不之著也昔吾先君慎許可甚其知梅友也以槐城王國正櫟蓋梅友學焉然迹往來不數聶心遠淳晏山心宗鎬蕭陶

齋燕龍每坐中舉人物隱約詩書不改其操凜然有自
任意歷歷稱梅友先君子必曰然然常跋其上世王臨
宋初登科帖云臨之孫某甲子貢吾州人金花帖高五
寸許持此者騎一人腰鈴而走者二人士貧或不任所
費而亦可謂盛事矣又十年科廢解帖亦希所為著此
者俛仰今昔之感而猶以嘗貢世美為幸也其叙存菴
詩云情性感發思兼孝友雖不求工而自然佳凡喜言
之者類如此諸子時來長君最為密叔仲分教事二季

諸孫職庠序偕諸孫先後至每見問梅友安否喜堦庭
彬彬可人意也嗟乎予獨誦言吾家庭所聞睹豈謂足
以盡梅友哉抑舉所知而非溢美所以信也槐城嘗稱
梅友于翕合時不苟相附以是心腹托焉嘗捕盜有功
言之蕭平林力不黨以一命掉至歲晚獨依依首謂武
功非志不願嘗以程文師事陳侍御伯大當路未嘗以
書通每守宰訂交壹以詩文無他往劉容齋元剛于文
字清介不苟作記玉陽精舍讀書之所相期真厚平生

詩文有蕭大山叙之張狀元槐應尤推敬梅友知己纏綿寧之數公止予所為約畧疏之此者所及也昌黎誌墓往往於交往生論議厚于植立其叙王處士奇男子獨載同時數名士問疾而亡與焉猶以為重涑水傳范景仁附之以呂獻可不計其已誌歐公重為薛宗道碣隧以為古所謂賢人君子所以銘見于後世者言簡而著世衰言出自疑于不信始繁于文而備于行事乃取其著于絳者以信于天下嗚呼梅友吾廬陵人也予舉

廬陵之言碑于茲阡匪獨尊廬陵以廬陵傳夫子亦何敢當此責哉惟是先君子之所與亦先君子之言之也維其徵而足信也雖然亦可感矣夫系之辭曰

昔太史公于楚漢之際志士仁人之不能概見者每于同時知識他傳依微托之如樂巨公魯兩生騶田生俠先鄧先者類不必及而及至孔氏門弟子吁子申培公學者或仿佛姓氏上然後之君子想像慨慕究徧終始如得其若而人若梅友平生之交遊志念大畧可睹已

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而是豈所聞所傳聞哉

墓表

歸來阡表

嗚呼古今惟行義無小大忠孝無表制故春秋以意論
功而聖人於過觀仁吾言之而有人心者可以油然而
感矣世之言陰德者必曰活千人夫一日而活千人誠
未易能也而力有不逮其心者矣若以歲以年不怠則
朝之一二暮之四三有萬且億而不可知吾不靳於為

德而造物者深念之矣窮簷絕食而婦告孕子不育長
淒然身世割肝膽棄溝壑倘得斗升旦夕尚庶幾免於
不慈不孝旣塵風雨樵蘇路斷而親喪永訣藥裡之不
掩而俯仰之無告倘有以蔽於道路而脫水火且魂魄
猶無憾也當此之時千金之賜不優於一飯之恩而即
時之感有過於傾家之施吾故比之於春秋之論議而
有謂吾言之而過者亦見其不仁高其論而託之辭也
若乃親喪之日盡矣固仁人孝子之不忍而豈有過者

哉禮之所以為節亦懼乎情之不可以制也厚自為厚
愛自為愛而聖人豈於此而為薄歟記有之事死如事
生及其祭也且曰思其笑語思其居處又曰出戶僂然
如有聞乎其音夫教之如此猶有朝祥而暮歌者猶有
謂昔之人無聞知者然臥冰躍魚廬墓感瑞皆非禮之
所有而一念之感天地亦為之變則孝之為道亦與忠
而納肝枕股皆無所本而造於後夫送終大事也使舁
而置之茫茫之野雖極痛深哀亦與同人何異而適然

之感慨或過於親親之垂泣者有矣豈謂是果足以留千載而遺子孫哉厥有盡於不能忍之情而致於如生誼則動以致死而生之為訓而譏彼所謂致生者謂其生之道也而非謂生之事也親喪之謂何子孝之未能事之未盡而禮之說為資嗚呼其獨非人子乎亦自揆事親當若此乎故吾於歸來阡有感而一發之歸來阡者前太學生王某葬其父母於此也某之言則可悲矣其言曰先父家資中產而樂於為善常謂使歲僅餘百

千以半備不測必以半為義舉歲賤糶周鄉人與若旅行者年饑則施之粥有舉子者給之米死無棺者予之棺於是數十年矣不幸年六十而歿於歲丙子吾母繼為之益廣常寄耳目詢困乏致之其門以是一鄉不苦貴糶不憂生虞死以至於今每設粥必碎米使易糜飢腸不驟傷纖悉思慮且及此他修橋治道贍姻族周急難蓋先父母竭力為之不問有餘與不足家雖不得肥而意惓惓在焉雖舉扶教督猶及之某之在太學也父

棄之不訣今吾母之年雖八十又七而二兄先喪然
送終不忍隨俗葬之遠即門對之山土厚而燥乃改先
父合葬焉庶幾朝夕而見為屋其間使他年祭者於此
治具既享而分胙男女先以列且穿其旁以俟從父母
於九京也蓋聞者為之淒然而悲方劉夫人之存也鼎
翁左右奉養有孺子之愛每曲求一笑為樂或他出歸
如恐不及徘徊膝下時其寒暑測其志念必有以當其
意執喪毀瘠鬚髮盡變蔬食終喪既葬居墓次久不肯

歸子姪姻友泣強之乃返出入門外輒望阡欲慟其卜
阡於此闢地理家之云謂以先父母之骨冥幽遠求富
貴不孝子孫邂逅不能一時至是付之不可知不仁假
且得吉兆致顯效視境內諸鉅公家墓無不發猶不悟
不知吾行吾志而已雖衆非之不顧也吾之不使我得
從於此吾誓不瞑悲哉乎其言傷哉乎其見而哀哉乎
其心鼎翁之先府君某字某鄉曲善士有志事功嘗遊
邊淮覲遇合不如意刻意教子猶有意為義學聚子弟

教之焉夫人以為遺言鼎翁近復成其志夫人劉氏生
某年月日沒某年月日子男三人其先卒孫某若其平
生行事盛德具於家傳誌狀可考吾獨著其生死間意
反覆之以表於阡上當必有感發於吾言者乃系之以
詞曰

天有民而生之今能生而不能憐生老死而同一苦兮
何賤貧之多艱非人道之相依兮亦坐視而俱捐翳桑
之不下咽兮緝蒙袂而貿貿皆盆水而義絕兮六十年

而相望生同志於及物兮沒同穴其猶家鄉感慨而遇
斯阡兮如昔見乎高堂哀孝子而不忍見兮事或下此
而不為斯義之所以難言兮而孝子所以可悲揭予言
於宰上兮今有淚兮漣如孰無人心非人子兮寧不俯
仰而躊躇

趙青山先生墓表

嗚呼是為青山先生之墓於是斯文之原委有可言者
矣古之人非著書立言論建利害未嘗特為文也碑誌

序平生記序紀一時雖韓柳大家創制作稱古文亦各隨事輕重大止未至紆餘浩蕩春容大篇出議論於事外發理趣於意表如後來所見也蓋歐蘇起而常變極於化伊洛興而講貫達於粹然尚其文者不能暢於理據於理者不能推之文紫陽於文得其纏綿反復唱嘆之味故其論說則辭順而理明而斯文之不可合者固然也吾廬陵巽齋歐陽先生沈潛貫穿文必宿於理而理無不粲然而為文繇是吾先君子須溪先生與青

山趙公相繼今四方論文者知宗廬陵而後進心胷耳目涵濡依嚮無不有以自異獨時殊施狹不能丕變當世如昔六一公之盛而私淑之文獻可以俟來世而不惑夫豈一人一家之私言哉吾故表著之於此青山先生諱文字儀可其字儀則初名鳳之以先君子嘗字之惟恭後唱酬每稱之儀可若世次見所自為狀少年即意傾巽齋氏雖不及講下而館暇考質如卒業廬陵場屋三萬書生白頭望一舉如梯天惟青山自年二十六

以宋永名貢景定甲子及咸淳丁卯第宋吉貢庚午以
萬年名貢癸酉第宗彊貢甲戌宗彊第青山以今名試
京庠零分入太學京庠有類甲試若零分者羣千百試
經賦各取一選艱甚青山笑談拾芥如方州弟兄同時
捷雋諸公間如閩陳中山張迂叟嚴何詵叟婺施景文
皆知已數日高科異等疊疊而科廢迹熄晚教東湖廣
選教南雄而青山老矣嗟夫當青山間關攜弟元簡從
文信公于閩文公蹉跌而元簡客殯蕭條來歸予對牀

喘息相聞夜話景景雖未鳴披衣語待曉跼天踏地未
知來日之何如已而予客授南劔報以元簡墓亡恙遂
步走劔歸元簡骨未幾予承乏洪泮扳青山教導會省
憲知青山從游日以衆青山暮年得筆墨不甚索莫天
其猶以是為靈光耶而今亦已矣文章英氣也人聲之
精者為言言之精者為文英者所以精者也每歎作文
之陋不知所以發其精英者類以椎魯者為古崛彊者
為奇遏抑其光大登進其泥塗遂使神駿索然一無足

以動悟有能以歐蘇之發越造伊洛之精微篇有興而語有味若是者百過不厭也安得起公九京復論此事區區所為存一二於千百者竊獨悲夫來者之無聞也公嘗自喜為文老猶有俊氣而世之談者每欲求加於俊是豈非所謂可與知者道者哉青山長身張拱左視微下慨然而言無不盡於意談諧文戲倉卒蠡涌讀書提掇警醒聞者感動抑揚高下間思過半矣所成就聳悟往往神氣激越使然公少吾先君子八歲而先君子

推重之以為吾黨婉孌不忘無疏密如一日先君子之
喪自宜春走來書云先生之門是為門人之首其愛而
不可解者稀矣予於公忘年之交篤密逾至每憶極論
一世人物予謂高下能否各可任因及其某如朱文公
謂陳同父者公撫枕躍曰吾意正爾噫公之所存者豈
但文字間耶公既自狀其平生雪樓閣老復為之銘墓
子厚重以請曰斯文之好也予故磊磊論之不復詳於
言行而師友關涉須眉彷彿或者其庶幾得之若狀誌

所已載者不復贅系之以辭曰

惟斯文之英氣兮如寶劍之干將九地不能藏其輝兮
萬里不能墊其光龍吾知其為變兮雲吾知其為祥陋
猥瑣之瞻明兮已洞見其肺腸州里之不可行兮何感
人之可望惟是公之素履兮中誠信而允臧謂龐公之
隱安兮蚤湖海之翱翔謂長卿之慢世兮薰晉鄙之德
良聞其言而信其行兮通杏閉而化陸梁八九十而寧
康兮安生死而徜徉嗟昏昏之醉夢兮徒恍惚而擾悵

以此知其中之所存兮
渺何足以測量懷山中之明月
兮耿斯人之未亡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三十

元 劉將孫 撰

墓誌銘一

宣武將軍汀州路達嚕噶齊瓜爾佳玉隴齊公墓誌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既下江南暨嶺外海隅無不
服從迺詔分江南列城賜宗親厚藩屏福建則汀州為
今魯國大長公主濟寧王湯沐邑戶六萬六縣悉屬焉
汀在閩南邊鄙一道控扼重地于時府朝遴選帷幄信

臣長總管府事奏准王隴齊公授宣武將軍汀州路總
管府達嚕噶齊在郡六年卒於任噶海公繼之亦授宣
武將軍僅一年卒於任於是今達納武德三世矣汀環
山負阻民俗獷悍接江通廣姦宄出沒建府之初兵革
相挺疆界陸梁巨猾傾煽郡宿重師無日不于征討是
急大宣武公嚴肅威重風馳雨沐枕戈裹甲蒐獮鎮撫
化賊為民小宣武公明果敏毅繼世忠勤以及武德首
受省檄判府事既而襲龜傳印今又十年于茲豈弟謙

厚事上誠待下信跋履兵間小心敬事遂能輯理凋弊
勞來逃亡使邑里城市日增月益漸復承平之觀凡來
遊者無不舉手慶幸咏嘆太平之澤知承流宣化之有
其人其效至此然其間艱勤險阻撫摩綏靖是家祖父
子孫之力遠矣此其功也論世而其德也在於汀之人
心藏之山川猶不忘也武德間謂其屬文學掾廬陵劉
將孫曰吾荷貴主寵恩三世三品而冢上之碑未立無
以表先世之遇以衣被其子若孫則盡其世系本末命

為文且歸而刻之宣武公墓上將孫世有職于太史氏
又以文學備員于汀采之父老耳目備知其事公命之
執筆不敢辭謹按譜牒次第載之玉隴齊公之父曰阿勒楚
爾實事太祖皇帝得親近會今駙馬祖額勒齊諾延永
忠實可備心膂者選以畀之由是信任冠府僚為管諸
色戶元帥賓愛之逾篤後雖諭指欲其歸留不遣玉隴
齊其第三子初為應昌路管領蒙古軍下江南日為拉
珠駙馬首領官分鎮守泉州等處宣授宣武將軍汀州

路總管府達嚕噶齊長子噶海繇位下管領諸色人匠
至元二十六年承襲宣授宣武將軍汀州路總管府達
嚕噶齊今達納亦長子也為位下蒙古必且齊至元二
十七年噶海公卒福建行省即檄為府判官三十年宣
授武德將軍汀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兼管內勸農事
其世事濟寧王府而晉膺天渥者如此若其氏族則出
伊埒哈雅古族氏今家於全寧府城阿勒楚爾夫舍氏凡
八子嗚呼是可以言蕃衍矣德莫不以積而盛未有無

初初微而中盛必其積厚而報豐夫奮羈旅驟貴幸揚
名於府廷顯命于天朝分茅錫爵金章紫綬專城紱代
且將世世永為藩輔其先德之盛不言可知已而前芳
趾美惠澤及民曄曄著見者其積復如此天之報施其
又可量哉每歲武德稱觴太夫人前婉容順色子弟高
下一門雍睦長嚴幼順各盡其歡心南北士大夫蓋慕
之世之貴公往往各以其顯者傳於是世族類不復省
古之所謂盛者固在此予也既熟知汀民之所為感幸

嘗得升公堂親覩家庭之盛又嘉武德不忘其羣從謹識名次者如此故詳著於碑使有考而係之以銘曰

積善之慶繇一人興既大且蕃子孫高門譬之於木植得其地枝條叅天本根是芘維元帥公扈從忠勤輒從近侍往驂府廷曰忠曰信倚毗以世賢子令孫繼繼承緒惟兩宣武宅是閩邦璽書申命于前人光重珪疊組父周子魯完其創殘歸美公府於聚金章三世一門不于他人惟是後昆匪榮其家實章有德賢賢善繼功在

南國汀民安安江野閑閑是二十年孰知我艱乘傳來
歸家慶拜墓曾玄林立車馬塞路維祖之積以貽斯今
今茲種德在汀民心於乎悠哉興未有艾穹碑植龜千
載之揭

承務郎福州路福安縣縣尹張侯墓誌銘

予來光澤見耆舊相與言前令之賢者必曰今福安張
尹去思藹如也予問尹之得此於民也何若則曰尹故
自臺憲發身持已謹閱事理熟待士如賓友拊民如子

第予於是心識之矣既數月聞福安有異傳前之稱道
之者相與問訊言輒輦感太息又改歲喪自福安來奎
倪山谷走弔者如迎新信其真有以得此於人之譽者
固非私好也其子以福安士陳禹圭所為壙誌謁銘又
見福安之譽如光澤焉其沒也繪而祝之學宮嗚呼南
北之為令者夥矣有推不去者有問搖手者有健見稱
於官而民不與者有誕自以為能而下厭苦之者令未
易為也才可以擊斷斬伐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

力可以變化闔闢而不足以致去官一日之譽若張侯之於二邑也去之久而談如新死而事之者倍於生豈非所謂盛德至善民之所不能忘者哉予是以取以銘之以勸世之為令而無能得民者承務郎福州路福安縣尹張侯諱廷璉字文玉入國初以才舉為工部及北京宣慰司奏差御史臺選為宣慰使至元二十四年授進義副尉同管勾御史臺架閣庫凡三十年升校尉管勾二十九年轉敦武校尉真州判官大德戊戌改承事

郎邵武路光澤縣尹乙巳調福安其佐真陽方兵後招
流亡闢蕪曠通河道增稅課入福安修邑學建二橋皆
卓卓可稱禱旱立雨勸糴不擾而濟為貳也調劑上下
各使無畦町為長光澤得其佐無不適於分方初任光
澤也自中州入南閩由幕府親吏課慨然曰地無難易
經理在令民無愿悍安集在政可以言知本矣為人凝
重有度居家孝友無玷以其政譽觀之尤信生前丙午
卒以丁未六月戊申年六十二娶郭氏子三輝某位下

提舉次昉昇女一張氏遼陽仕族銘曰

張起渤海家于遼陽節度其州奕世其昌留守是嗣男
有十四出仕者九尹邑者二侯為長裔材早承宣于部
于臺掌固久淹迺佐古郡迺宰南邑改騰命訖士歎民
泣百年夢短二邑思長考終歸葬三子奉襄緋衣皇皇
留像閩學惟茲才賢式示來覺

前進士真州揚子簿從事定宇趙君墓誌銘

至大庚戌七夕後一日予以部運卧延平驛中夢定宇

談文語笑正洽忽忽出門去回首曰昔者之約慎毋忘
覺而診斯言之亡從也固惘惘而疑越月歸順昌道中
得由益書槭題即有異泫然前夢之不偶書中歷述舉
扶屬續間意以不得予文為無以葬徵其日適夢之時
也嗚呼君之所以不朽者豈果在是耶念他時與君從
容二樂六香間評論傾極嘗相視不復言輒悠然身後
誰能著斯志者予雖嘿不敢當而心任之矣幽冥良友
一不概見以老而忍忘諸然何能發君之憬憬者而死

生之留意若此微由益之請且彊而附以盡於斯文昆
弟之情矧由益之辭之勤之悲抑君平生一至之性獨往
之操人之所不能知事之無因見者予得而彷彿識之
不必其狀也君長身如鶴簡遠不脩飾望而有蕭條方
外之趣眉間英氣不顯為青白眼而塵中俗外昂昂有
不可混之色浮湛世故深自摧斂遇田父泥飲喜醉人
不相識與為嬰兒戲至論議不契或好惡異指雖不動
於容而怫然者固在於貴公不少讓故素不苟同也以

是不疏於人而人亦不憚於親嗒然閉戶靜坐遐思覺古
今有餘論義理多遺闕槩非紙上所得聞可人相過遮
飲不聽去而亦非其志也詩文問學特達自信流俗不
能屈評帖辨畫精悟玄察青紅塗抹不可眩以奪周旋
元方康成間志合各有在為常庵求銘廬陵特來謝吾
先君子須溪先生一見賞識如平生留踰月不忍去謝
疊山枋得幽憂隱約踰聞問不少置經徒館穀料理了
不計慮而亦不以為名予嘗評君儻與人家國事義能

是非爭可否即抗觸取顛沛不悔遇知己感激上書請
同貶慨然優為之至特立獨行且使舉世非之有不顧
也而泯沒如此予言之而信者誰耶是則可悲也已君
嘗為予言常庵沒家無守寸田尺宅而世變適爾俛仰
真不自聊賴故交急誼以濟及今而粗給惟天念先人
之清貧至此故營諸庵為墓守慮至密補常庵所不及
為外此都不甚措意其於人事泊然者有以也君諱孟躋
字仲仁本宋藝祖秦王宮諸孫六世祖今歲守建昌因

家焉魯祖師嶠宣義郎知英德府祖希登贈朝奉大夫
父與植集英殿修撰兵部侍郎妣徐氏封安人生前淳
祐甲辰登咸淳辛未第主真州揚子簿階從事郎在揚
子入淮南幕府應山李樞使庭芝厚期待之常庵沒廬
陵跣奔歸葬事祖母贈夫人曲盡於意能使其九哀而
忘失鉅子之痛喪既畢事憤惋得喘疾卻掃不出者幾
二十年以此疾終其身謂遠葬不便我已病不能時至
他時子孫當益疏舉祖妣父母三喪於城近為庵曰常

靜合之曰常清靜樹碑成緒游武夷訪道下西湖弔古
若粗盡於意有飾巾俟命之懷焉雅愛麻源山水多晉
宋間名人遺跡卜壽藏第三谷迺最深處為澹居庵且
請觀焉性博識敏警動中曲折人不得而欺晚好琴能
自斲不繇師而詣其妙因病得醫每恨庸術倒治其言
古法惟汗吐下三條而世不敢及時而用固有感也其
詩佳處吾先君子叙之它名公如疊山如季明通交推重
年六十七配周氏子由禮蚤世由升先七年卒季由益

也君篤意教子由益為不負矣女適金華胡駒孫男七
宜高後由禮宜久宜永宜大宜中宜吉宜賢尚童穉孫
女一適聶公權以是年九月甲子奉治命葬澹居銘曰
貿貿雪霜芝蘭之芳淒其寸心松柏同剛稽天之浸變
化蕩滴泣然清泉自抱白石悠悠何樂皇皇何求俯仰
事心我居我儔松楸定止亦定吾宇徘徊幽谷如是隱
處圖書寄興山水會心流俗自疏獨絃歌音以名父子
稱前進士全生全歸何憾何愧

聶方峯先生墓誌銘

大德四年庚子正月二十有七日方峯聶先生卒于家
計聞羣弟子奔赴斂某以病不克馳涕而先之含襚其
猶子壽老報先生病次第所為狀且曰有治命命子銘
既數日又書來道其孤留畊述先生之命自臘月永新
病則慨然平生志行無能知者他日銘必屬子敢奉以
請不待狀某執書三泣小子何足以銘吾先生哉雖然
有先賢之前比在況先生實命我其敢固辭蓋吉文二

聶先生四十年為章甫逢掖之宗大聶先生諱淳字吉
父學者稱心遠先生先生諱濟字明甫初名天聲則字
鳴甫學者稱方峯先生二先生自為師友各自有論著
門並列生徒心遠先生紆餘沈潛所著刻厲精詣經史
目銖分兩校先生于其間發以英氣汪洋貫穿深探四
書而折衷于本心經意每講辭竭理盡不為彼此異同
要于當而止不為沿襲亦不持為名高及門之徒先事
先生而後見于心遠者繇博而約事心遠而見于先生

者又精微廣大兼之金春而玉應規春而矩秋交相應而充然各有得嗚呼斯一時之盛也心遠先生僅再貢江西漕先生又不達謂科目可必得人耶而二先生之窮特若此先生先世善醫陰德盛仲兄文甫俊甚先生少精悟先府君欲俾世其業文甫蚤死始從心遠俱以儒顯先生嘗為言乙丑心遠試禮部正旦先府君夢有告者云君平生不妄取多隱施今一旦且相償先府君呼先生疑伯氏為他人捷已果然是二先生之興也有

培之者久矣先生屢考入貢輒為庸有司所敗得其遺
餘者無不貢嘗一舉四五士皆同案迺獨見遺皆媿歎
教人傾竭警悟欲剖心與之不妄許賞未明起讀經傳
味出辭外情文油然生于人心先君子須溪先生嘗留
虎溪齋中聞讀中庸大學或問喟然曰何其聲之動人
至此也聞者其有不發越者乎每見時流程文稱當時
者諸生羨慕喜之則歎曰是潢潦也已而邁衰各枯澁
如先生言心遠為尊經錄讀書日有程自天時人事經

子史集解說詩詞所覽有評有論小楷精密充篋先生
於易于書於論語皆有集說為明辨錄天文度數律歷
疆理臚分條列字如蟻窠蒐諸家短長紛綸跋涉必折
衷於一是而後已嗚呼二先生之學之文之教未知視昔
人何如而今人者媿之矣顧隱約淪屈至此彼釀虛聲
實舊貫婆娑以有榮名此識者所為不能不嗟恨于科
目也先生材足以達其志彊足以行其義遇糾錯徐理
不亂即蠡起旅距身獨當之惟所植立無瑕故不跲緩

急然諾必不負必有以報危難不憚已有名士辱于彊
宗暗不理先生植義白之府不問其人既已怨兵後姦
猾胥動心遠幾落構陷先生出之網羅遂使當路知所
尊禮先後任教諭吉水廬陵錄正郡學校藝彬彬才俊
具起其餘事猶挾弊端鋤姦穴一不留後患晚受行省
命為永新學正閱十月病使先生蚤達必能為人物辨
可否為世事爭是非必能使可行者行當為者無不為
顧閣塞宛轉折旋蟻封猶使踰者賊而不肖者嚙啗其

後也則先生之志不愈可悲耶心遠先君子同事前崇政殿說書歐陽先生異齋公先生繇心遠遊歐門尤以詳密見喜張迂叟居中每得試藝聳歎謂有本者如是溪園周國史論議高世獨心敬二先生館耐軒府公所歲晚如一日鄉校朔望講必得先生重其進趨檐翼音吐激越北方士大夫屬目竦聽先一年郡侯聽講驟嘆曰吾每坐堂上欲睡今始眼明生嘉熙丁酉某月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事二親最孝能盡其謹心

季初裕中貧推讓曲承母意其死周恤之備恩勤心病
幾十年左右扶持暮年尋家學少技脈能豫決死生病
即知不可為卒之日猶潔衣冠對客自言所以卻藥者
先生已矣此道亦絕娶鄒氏子男某某女幾媚某某孫
男女幾以某年月日葬某所某年十五得事先生一見
而奇之獨患其太過心遠先生復賞待之甚于今三十
年蚤陷世患慌兮舊聞之日落每見每媿心遠先君三
年卒今又哭先生焉負二先生之知矣先生既命之銘

獨叙其受教以來所知彷彿以存先生之微言隱志而心遠先生之大略亦存焉嗚呼未之談矣後來者或因是以概見其人悲夫銘曰

世剽捍以為經兮孰委海而源河襲繭鎖謂之文兮孰流根而散柯俛信屈而巧行兮孰奮激而磊砢彼揚揚收其聲兮此寂寂其柰何吁嗟先生存者之長兮固何必譽者之多耿文江其餘光兮鬱東山其不磨

前太學進士復心崔公墓誌銘

往歲甲戌聚江右士大試于洪以十數萬計于是復心
以書擢第一先君子須溪先生聞之喜得人考官為溫
陵邵宗斗留郡幕即索謄副讀之風簷薄暮再三過不
能已侍側即見授曰前無此作也吾不意文字之妙至
此其題為多方中汝尚克敬止敬者義理之粹言而下
之爾田爾宅者頑民心腹之曲折故難為言嘗評斯義
極小人之隱微而君子之德美其屬望復心何許未數
月而橋門士散又一期而崇化草生之矣每慨然科舉

千五百年而後文字變化始造於極孰知盛之不復可
加者乃其運訖之候耶嗚呼今歲五十年矣讀其文猶
忤然也古所謂言立者一言而止耳或且有其意已足
是雖時文進取抑書生不得與於論議予奪而一日之
長可傳誦至今有鉅公顯仕高文大冊所不能及是豈
不足以不朽也耶公崔氏諱君舉字宏甫家世習尚書
父簡齋老場屋稱經師少即才氣縱橫掃羣輩一空論
議卓犖月書季攷無與前諸大宗父行皆屈下之庚午

大比郡擬試第一秋賦亦如之試南宮又幾如秋闈而對策景景觸時忌遂不第然名聲隱然出一時奏名上次舉混試魁江西叅觀化中塗而歸歸而浮湛笑傲不知時世之易邁酒酣縱談顧四坐嬰兒之隨意諧適不復計某某當何如或時抑首嘿嘿如不能言一語微中能使他日猶絕倒孺兒嬉弄舐排指擿披抉若不遺而無不依於義厚意藹然間見故知熟視揮手去是孰能臆其所存哉筆墨精麗詩文倉卒沛然不蹈常襲故感

慨宛轉烏烏縷縷理盡辭達皆有味其言也使客之至
於安成者無不知尊禮鋒雋鶚鶚不小挫邑校屢借重
分司廉車選教太和行集賢敦請長鳳山所至斯文宗
之塵埃糠粃猶足以陶鑄興盡輒去鳳山以簡齋憂去
不復有當世意提學使者雖再委鄉校及禾川又奉省
檄再強起鳳山意泊如也二親高年徘徊膝下友愛婉
嬖故舊急難曲意經紀無不盡於分平生於是非好惡
不能吐茹間以嬉笑出之所過大家子弟可稱稱之可

進進之各因材而篤中誠愛之慕之不能忘山立張拱
神意浮眉宇間非其意合即貴游勢舊不少假借世難
多難隙嫌屢構回旋偏仄有不獲已者矣非機變開闔
殆不自拔館穀東西不足以振貧浩然無所回屈晚更
多病病逾棘卧疾五年而没没而郡僚倡率弔祭之逢
掖士追思之不置蓋一州之名士四方之人望頓絕於
此矣生淳祐辛丑六月二十五日没延祐丁原缺五月二
日曾祖上達祖懷卿父子敬簡齋也娶劉氏先卒男二

履長先十五年卒次積中女一適劉庭芳孫男師錫卜
九月甲申葬州南順安鄉東塘阡劉氏墓側遺文收拾
尚四十餘卷若所不起草者有之四方無不傳長弟應
林第甲戌皆所成教晚亦授蒼梧廣文掾予自甲戌相
與周旋忘年晚晚昨閩歸值已病不復見心愴然長問
安否積中書來謁銘授先君簡齋銘墓事契感念今昔
之故其不可傳者已矣乃欲彷彿於抵掌談笑以存其
形容而感之深辭之陋意有餘而語不逮也嗚呼悲夫

銘曰

科舉之行千五百年名公大儒豈非能言高科膺仕陳
迹飛烟雄辭傑作曾不一傳或謂渾璞乃繫福全幾年
干將光欲燭天寶氣蕭條秋風暑寒千古之傷世何是
捐宛其色笑與時周旋居今言之孰不謂然

梅所曾貢士墓誌銘

士無論達不達守詩書世業吾伊館穀以善其身安約
守素以居其鄉乃子孫斯文之福歲不足而代有餘雖

一時視高門華屋封君鉅室低徊其間誠不可及然坐
閱盛衰興廢之變陸遷谷湮或遺跡不可復得而吾之
書固存猶足以遺後人而開來世則士之得於天者豈
不甚厚哉擇術莫良於此近四十年間世故尤捷忽諸
之悲往往一回首間而噫嘻及之予於誌梅所曾公之
墓不自知其感嘆之彌襟也梅所諱應龍字仁夫元祐
戊午與先君子同舉於鄉居廬陵南宣化鄉之朗溪其
先世安止安強兄弟及東坡周旋賦詠紹興經界家任

宣化之役繇是祖訓謂有田不足恃惟教子孫詩書當
留意三傳而至梅所苦學自力受知鄉先生約山朱寺
丞渙領鄉書為儒族佳話景定甲子從里大家之壻干
殿巖者遂留范館幾十年高冠從容視貴勢泊如也咸
淳甲戌以來家居教孫後殿巖開省江西亦不復見山
林優游者二十有三年而沒年七十九視聽聰明易簣
戒其子勿事緇黃五子八孫皆儒業曾孫又十二俱志
學吾之所為嘆也者以此嗟乎往丙丁間先君子辟地

永水上去梅所鄉十許里梅所時時過舊館因來訪叙
鹿鳴之舊衣冠高雅言論純確至今如在予目當其時
崇閣峻宇重樓高閣相望臨江古木五代時物園林鍾
鼓百年盛際辛勤植立始及此曾幾何時荒丘斷礎樹
傾路斷江山亦不復可識主人即漂搖改化不知所如
往人事反覆不足怪而梅所之所樹者視此何如哉後
丙申又二十有二年公之子逢辰以書請銘曰昔者不
得請於須溪先生也一恨伯兄逢子嘗具述欲請於契

家也未及前而伯兄丙辰又卒二恨傷哉願附伯兄銘
之也予亦慨然安得辭生前戊寅某月日沒元貞丙申
臘十有一日曾祖朝字公佐迪功郎祖延信字邦孚父
發字恭叔母蕭氏娶於禮源周子逢子將仕郎逢午逢
辰逢原逢吉長次皆卒孫二曾孫二葬某所逢子沒於
延祐丙辰十月一日年亦七十五男為明初予斯銘讀
者亦必為俯仰三嘆而梅所之盛德一門之方昌吾儒
之可恃者具見於是矣銘曰

翩翩兮朱門彼以其富兮我以吾文惓惓兮白屋昔年
種樹兮今亦喬木幾六十而如初兮後六十而如今惟
是父是子之不替其心兮於以裕其後人

曾霖巖墓誌銘

嗚呼予讀曾君明孺所為其仲兄霖巖狀何其悲也人
亦孰不願守鄉曲墳墓弟兄妻子長亡恙為樂哉若馬
少游所云者世固不乏此人也稍負才器必不肯但碌
碌欲垂名當世理無不出鄉坐致以有聲華者而功名

時命之可憾邂逅蹉跎非意所及者何不有而古今有志之士終不以是少挫者則亦欲有以見於當年也悲夫茲志也儻無追論而深悲者以傳之不朽則九京之不可作也其誰與歸嗚呼難得者才也不可遇者時也不可及者年也而至痛者死也如其才如其時而年又若可以有待而抱人世無涯之痛去之久而哀如新思夫人何不乘時捷出以慰其意而斯才也卒憤抑而無所展且重悼其不幸固所不能為者命也而亦何不淑

至此然使盡快其所願不過榮華一瞬而止雖砥礪植
立方時平奉法令從事亦幾何其自見政未必能使人
哀窮悼屈感發慨嘆以歸之命者若此也宇宙以來才
賢志士所為傳之千載而如見其人如聞其志者往往
皆有所不試而不釋者也而豈功名富貴人哉賈生流
落於後元馮衍坎壈於建武得其時而無其機也李將
軍不過於沛豐河汾氏不及於貞觀有其才而無其時
也老泉客死於東都大愚寒疾於旅邸豈非遇其時有

其機而不能為其命也嗚呼吾哀思反復以銘吾霖巖
豈特以塞其生死之悲而人才世道不相值而適為累
者固巫咸之所不能招而九辯之所不能平也然則霖
巖可謂之得其所矣亦可以靡憾也夫霖巖諱良儒字
作霖世家太和梅溪籍雖占太和而於廬陵接也故於
文山信公為內兄弟文山魁天下不忘外氏之教誌外
祖墓叙兩家相依意辭指懇篤霖巖少即駿發七歲文
山命賦省題詩有奇語讀書文山極為賞愛試鄉校拔

出同輩皆期待之文山行督府與弟侍軍書聞幕議校
兵部架閣從督府循州督府潰信公入海復與弟間關
歸奉二親以老慨然有海上田橫之志而親年家事係
之矣伯兄弱謹事之如子然弟屢以奉公致累力援出
之南北之交負固者相望官軍捕逐依聲援以是雖居
孔道猶樂土棟宇日新二十年間事多出意表家魁然
指名無可辟而內不以困累外不以跡疑震凌而安平
風雨而家室繫其才實使然中授永豐尹弟先入北洎

中外恬熙銳欲以事業自著偶夜坐舉伯夷傳附青雲
施後世語有感於小蘇公河華韓歐之云拊髀而起問
第昔北行往來道塗狀旦即治裝趨燕山一時名公多
欲出其門下剡章密薦交上報聞正坐志偉不屑就才
高不苟合自是有意留轂下觀竒四方居六年而疾不
起於京邸為大德六年九月一日十一月計聞臘二日
輓返於鄉士大夫無不傷之鄉人咸哭之哀嗚呼倘天
假之年當必有磊磊軒耳目者是可以言命矣霖巖個

儻權奇而本之孝友忠厚故氣義稱於人威信著於效
往母病不知人已三日夜從兄跣禱瑤峰絕頂斬滅各
十齡與母已而母頓愈者凡二十年又嘗剖股自歎直
倉卒愛慕無可措出此以為非聖賢之教置不道喜交
遊慎終始乘興過從風致有奇趣歲平糴遇旱禱輒應
父兄子弟以是每依依焉晚作見山堂旁為道院中祀
先世遺像乘雲公其間嘗語其子吾他日北歸且從化
人修士老焉此其景景者曾不得以少遂愈可悲也曾

氏繇盱江徙又分為蘭溪有世本稱長者施田創寺里
佛像中帛書云曾祖昌權祖珏號義陽逸叟生二子四
女信國公母齊魏國夫人其仲也叔子槩鄉人稱梅溪
先生是為霖巖先府君妣郭氏娶以其姪持家教子禮
法肅然子三聞詩聞禮聞遠女二生前淳祐壬子中元
先一日既歸櫬之第四春十年正月八日巳酉葬大嶺
阡先葬作則以狀請銘詞情悽絕即是可以知霖巖之
能為兄也昔先君子須溪先生記君見山曰予以聞禮

也才而婿之銘固不得而辭焉作則明孺也銘曰

天乎才難何累非才賢馳哲驟軸折輪摧嗟哉霖巖從
乘雲公時雖云異志將無同豪傑留名事業垂世六霜
客久萬里歸瘞生懷從兄沒黯相望魂兮歸只見山之
陽有崇大嶺先世吉卜既固既安於後人福

